

“我要这个吧。”

圆满了吗。最近心里常常会浮现起这样的疑惑。

我坚信人永远是贪婪的，永不满足，我认同马斯洛的观点。一旦得到了，一旦满足了，就想要这样继续前进。过去我害怕开始，害怕自己满腔热血的执着被抛弃，害怕自己对那东西的幻想因为受挫而破灭。所以我卑鄙地往那个东西的方向无数次张望，确认它的模样，确认它不会离开。

过去没能说出口的每一刻的遗憾，都成为了最后它光芒的一部分，这样的光芒，对于我来说太刺眼，以至于我甚至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我曾以为，我得不到的，轮到谁也不会轮到我。

看着她认真唠叨可爱的模样，不自觉笑了起来，觉得自己沦陷于这样的答案也无可厚非，虽然这样想的自己有点恶心就对了。

“你在听吗？比企谷君？”

“诶？你说什么？”她锐利的眼神将我拉回现实。她叹了口气，苦恼着微倾着头。

“真是的，笑容有点恶心啊。你在想什么啊。”

“抱歉，你刚才说什么？”糟糕，不自觉发呆了，完全没听到她刚才说什么。话说这家伙措辞突然让我觉得她不可爱了。

“我说，今天出来的目的是你得挑一套像样点的衣服。”

“诶？你之前不是说出来商量我们去大学挑选公寓的事情吗。”

“啊，那个之后说。”这家伙轻描淡写就把这个约定省略了。

啊是什么意思啊。绝对，那个理由绝对是你随便编的吧？还有为什么要买衣服？

“那个，为什么买衣服？”这家伙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啊。

“所以你刚才到底是从哪里没听到我说的话？”

雪之下的语气突然锋利到让我害怕，眼神在告诉我要是再不认真听就给我去死。我身体微微后倾以此反抗了她。

“抱歉。我走神了。”毕竟是我的错啦。

她悠闲地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

“那是母亲的嘱托。今后肯定会有用上礼服的时候，所以得提前准备。”

听到是那位大人的吩咐，我想大概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也只能乖乖地躲在墙内，反抗就会被吃掉。但是，我仍为雪之下母亲的决定感到后怕，她有犹豫过吗，是因为已经完全看穿我了吗？不过，雪之下倒是理所当然啊。

“呀，没那么快吧。而且到时候我长高了，衣服变得不合身了怎么办。”

“放心吧，比企谷君，我觉得你也就到此为止了。”她对我露出了华丽的微笑。

可恶啊，没办法反驳。

“那走吧。”雪之下语气透露出一丝愉悦。

我站起身来，突然想到，我今天就带了交通费和一起吃饭的钱，要买礼服什么的完全不够啊。

“呐，雪之下，我带的钱完全不够啊。要不下次吧。”

“关于这个，比企谷君完全不用担心呢。母亲说费用会帮我们承担的。”

“诶？我们？”

“嗯，我也要买一套礼服哦。我们两个看起来得搭一些吧。”

好可怕，好可怕，这两个人真的可以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情往她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顺便一提，公寓的事情母亲已经和你妈妈商量好了哦。我们要做的只有挑选公寓。”雪之下再次灿烂地微笑起来。

诶？喂喂喂，我是被消除记忆了吗？怎么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好啦，好啦，我服从就是了。”我轻叹了一口气。看着她乐在其中的样子，勉强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那要去哪里买，你应该知道吧？”

“嗯。姑且知道一家常去的店。”

我会这么问当然是有原因的。这是她成长过程赋予她的知识，她需要，所以她肯定知道，说到底，就是我们家境的差距罢了。我既没有对这一切感到理所当然，也没有对这一切感到无所适从。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那样的东西即便在差距里也一定存在，倒不如说那更能展现它的价值。年龄，家境，出身，职业，相貌，仅仅因为这些而结束了，也只能你没有资格拥有，你们之间不过如此。与其逃避，不如坦诚面对。对于想拥有这样的东西，一定可以说是美好的想象，但是，也一定可以说是自己的地狱。仔细想想，我真是一点都不可爱啊。

她又是怎么想的，谁知道呢。但是，那家伙似乎没怎么在意过，可能，她也早就思考过了吧。

我能肯定的是，我和她都相信着。所以，现在的我们才会紧挨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下。她真是太可爱了。

“我说，你挽得太紧了吧？我不会逃走啦。”

“谁知道你那双死鱼眼在想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她自信地看向了我。

“倒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随口附和着。

礼服的定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花时间，选定款式后付了定金。最后一件事就是得量了各项尺寸。

裁缝师先给雪之下量了尺寸，随后嘱咐我脱下外套，以便精确些，让衣服更合身。

我脱下外套，正打算找个地方放。

“我帮你拿吧。”雪之下伸出了手。

“没事，我随便放吧。”我有些紧张。

“快点吧。你在磨蹭什么呢。”

但看她不放下手还催促我，我还是乖乖递给了她。所幸有惊无险。

事情结束后正好是傍晚，我们还得烦恼烦恼果腹的问题。

“雪之下，晚餐吃什么。找一家店解决一下吧。”

“不，我来做晚餐吧。”她用着毫不在意的语气，像是真的转身就要进厨房那样自然。

哈？这家伙今天投的球也太诡异了吧。

“那岂不是还得去超市买材料。太麻烦了吧？”

“那倒不用呢，我昨天就买好了。”她对我亲切微笑着。

我原以为时机是在我想象的某个时间点上，但是事情并非像我想象那样顺利，一件事开不了口，这件事便会以奇怪的方式持续下去，直到你说出谜底。

好吧，是我输了，雪之下。

“你到底准备了多少啊~”我哀叹道。

不过，我也着实不亏，能吃到雪之下的料理也不错，况且，口袋里省下来的钱归我了。

真不知道这是我第几次到访她的公寓了，以至于那种“我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违和感都消失了。

“比企谷君，你想吃什么。”

“随便吧，你能做什么就吃什么吧。”

“真是轻浮呢。随便坐吧。”

她转身进了厨房忙碌了起来。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白吃一顿晚餐有点不好意思呢。”

“不用了呢，你好好坐那里吧。”她回望向我，对我笑了一下，随后继续投入。

和我想的一样，是一顿可口的晚餐，也许，不出去吃是对的。为了帮忙做点什么，我收拾了碗筷，清洗了餐具。这家伙忙前忙后的，也累了吧。

两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品尝餐后的红茶。落地窗外是灯火通明的世界，看起来喧闹的远处和室内的宁静两者的落差让身处室内的我略感心安。

“今天真的麻烦你了啊。”我由衷地感谢。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偶尔心不在焉的。”

她温柔地看向了我。

果然，还是被她察觉了吗。我平静地望向身旁的女孩，她是那样的端庄美丽，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颇令我心动。圆满了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人生恐怕没有不圆满的说法了吧。嗯，我觉得我很满足。不正经的我也能得到谁的理解的话，我想那种东西一定存在。雪之下，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从外套内衬口袋拿出了藏了很久，把握不到拿出时机的东西。

“我用这个换今晚的晚餐。怎么说呢，算是过去的生日的礼物，遇见的礼物，没有断开联系的礼物，还有。。。在一起。。的礼物。也能说是今晚晚餐的谢礼。”

“诶？”

那是我为她挑的东西，是一条项链，姑且不算太贵，但算是把零花钱都拿了出来。

我打开黑色盒子，推到她的面前。

那是一条精致的雪花形状的项链，一眼就觉得很适合她。微微抬起来头观察她的反应，我生怕她觉得不满意。

她正眼睛睁大看向我，右手挡住了惊呼的嘴。

和我对上眼神后，满满地，满满地，对我开心微笑起来，美得快要溢出，美得令我窒息，美得让我呆滞。她的双手捂住了我的脸颊，我们靠得更近，雪之下的眼神几乎将我吞没，我不敢动弹，但她身上熟悉的肥皂草的香味又推着我向她靠近。我能感觉到我的脸矛盾得发烫。

“完全不够，也许明天的晚餐，也许后天的晚餐也应该……不对，不只是晚餐，早餐也是，午餐也是……也不对，之后每一天的三餐百姓，你哪也不许去。”伴随而来的是两人的沉默。

那是什么？啊，应该是她柔软的双唇。

